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龍子捉鼉回

卻說那菩薩念了幾遍，卻才住口，那妖精就不疼了。又正性起身看處，頸項裡與手足上都是金箍，勒得疼痛，便就除那箍兒時，莫想褪得動分毫。這寶貝已此是見肉生根，越抹越痛。行者笑道：「我那乖乖，菩薩恐你養不大，與你戴個頸圈錫頭哩。」那童子聞此言，又生煩惱，就此綽起槍來，望行者亂刺。行者急閃身，立在菩薩後面，叫：「念咒，念咒。」那菩薩將楊柳枝兒蘸了一點甘露，灑將去，叫聲：「合！」只見他丟了槍，一雙手合掌當胸，再也不能開放。至今留了一個觀音扭，即此意也。那童子開不得手，拿不得槍，方知是法力深微，沒奈何，才納頭下拜。菩薩念動真言，把淨瓶敲倒，將那一海水依然收去，更無半點存留。對行者道：「悟空，這妖精已是降了，卻只是野心不定。等我教他一步一拜，只拜到落伽山，方才收法。你如今快早去洞中，救你師父去來。」行者轉身叩頭道：「有勞菩薩遠涉，弟子當送一程。」菩薩道：「你不消送，恐怕誤了你師父性命。」行者聞言，歡喜叩別。那妖精早歸了正果，五□三參，參拜觀音。

且不題善菩薩收了童子。卻說那沙僧久坐林間，盼望行者不到，將行李揹在馬上，一隻手執著降妖寶杖，一隻手牽著韁繩，出松林向南觀看，只見行者欣喜而來。沙僧迎著道：「哥哥，你怎麼去請菩薩，此時才來？焦殺我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做夢哩，老孫已請了菩薩，降了妖怪。」行者卻將菩薩的法力，備陳了一遍。沙僧□分歡喜道：「救師父去也。」

他兩個才跳過澗去，撞到門前，拴下馬匹。舉兵器齊打入洞裡，剿淨了群妖，解下皮袋，放出八戒來。那馱子謝了行者道：「哥哥，那妖精在那裡？等我去築他幾耙，出出氣來。」行者道：「且尋師父去。」

三人逕至後邊，只見師父赤條條，癩在院中哭哩。沙僧連忙解繩，行者即取衣服穿上。三人跪在面前道：「師父辛苦了。」三藏謝道：「賢徒啊，多累你等。怎生降得妖魔也？」行者又將請菩薩，收童子之言，備陳一遍。三藏聽得，即忙跪下，朝南禮拜。行者道：「不消謝他，轉是我們與他作福，收了一個童子。」如今說童子拜觀音，五□三參，參參見佛，即此是也。

教沙僧將洞內寶物收了。且尋米糧，安排齋飯，管待了師父。那長老得性命，全虧孫大聖；取真經，只靠美猴精。

師徒們出洞來，攀鞍上馬，找大路，篤志投西。行經一個多月，忽聽得水聲振耳。三藏大驚道：「徒弟呀，又是那裡水聲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老師父忒也多疑，做不得和尚。我們一同四眾，偏你聽見甚麼水聲。你把那《多心經》又忘了也？」唐僧道：「《多心經》乃浮屠山烏巢禪師口授，共五□四句，二百七□個字。我當時耳傳，至今常念，你知我忘了那句兒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師父，你忘了『無眼耳鼻舌身意』。我等出家之人，眼不視色，耳不聽聲，鼻不嗅香，舌不嘗味，身不知寒暑，意不存妄想；如此謂之祛褪六賊。你如今為求經，念念在意；怕妖魔，不肯捨身；要齋吃，動舌；喜香甜，觸鼻；聞聲音，驚耳；睹事物，凝眸；招來這六賊紛紛，怎生得西天見佛？」三藏聞言，默然沉慮道：「徒弟啊，我

一自當年別聖君，奔波晝夜甚慙慙。

芒鞋踏破山頭霧，竹笠沖開嶺上雲。

夜靜猿啼殊可嘆，月明鳥噪不堪聞。

何時滿足三三行，得取如來妙法文？」

行者聽畢，忍不住鼓掌大笑道：「這師父原來只是思鄉難息。若要那三三行滿，有何難哉？常言道：『功到自然成』哩。」八戒回頭道：「哥啊，若照依這般魔障凶高，就走上千年也不得成功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你和我一般，拙口鈍腮，不要惹大哥熱擦。且只捱肩磨擔，終須有日成功也。」

師徒們正話間，腳走不停，馬蹄正疾，見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，馬不能進。四眾停立岸邊，仔細觀看，但見那：

層層濃浪，疊疊渾波，層層濃浪翻烏潦，疊疊渾波捲黑油。近觀不照人身影，遠望難尋樹木形。滾滾一地墨，滔滔千里灰。水沫浮來如積炭，浪花飄起似翻煤。牛羊不飲，鴉鶻難飛。牛羊不飲嫌深黑，鴉鶻難飛怕沙灘。只是岸上蘆蘋知節令，灘頭花草鬥青奇。湖泊江河天下有，溪源澤洞世間多。人生皆有相逢處，誰見西方黑水河？

唐僧下馬道：「徒弟，這水怎麼如此渾黑？」八戒道：「是那家潑了靛缸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然，是誰家洗筆硯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們且休胡猜亂道，且設法保師父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這河若是老豬過去不難；或是駕了雲頭，或是下河負水，不消頓飯時，我就過去了。」沙僧道：「若教我老沙，也只消縱雲履水，頃刻而過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等容易，只是師父難哩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這河有多少寬麼？」八戒道：「約摸有□來里寬。」三藏道：「你三個計較，著那個馱我過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八戒馱得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好馱；若是馱著騰雲，三尺也不能離地。常言道：『背凡人重若丘山。』若是馱著負水，轉連我墜下水去了。」

師徒們在河邊正都商議，只見那上溜頭有一人棹下一隻小船兒來。唐僧喜道：「徒弟，有船來了，叫他渡我們過去。」沙僧厲聲高叫道：「棹船的，來渡人，來渡人。」船上人道：「我不是渡船，如何渡人？」沙僧道：「天上人間，方便第一。你雖不是渡船，我們也不是常來打攪你的。我等是東土欽差取經的佛子，你可方便方便，渡我們過去，謝你。」那人聞言，卻把船兒棹近岸邊，扶著槳道：「師父啊，我這船小，你們人多，怎能全渡？」三藏近前看了，那船兒原來是一段木頭刻的，中間只有一個艙口，只好坐下兩個人。三藏道：「怎生是好？」沙僧道：「這般啊，兩遭兒渡罷。」八戒就使心術，要躲懶討乖，道：「悟淨，你與大哥在這邊看著行李、馬匹，等我保師父先過去，卻再來渡馬。教大哥跳過去罷。」行者點頭道：「你說的是。」

那馱子扶著唐僧，那梢公撐開船，舉棹洪流，一直而去。方才行到中間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捲浪翻波，遮天迷日。那陣狂風□分利害！好風：

當空一片炮雲起，中溜千層黑浪高。

兩岸飛沙迷日色，四邊樹倒振天號。

翻江攪海龍神怕，播土揚塵花木凋。

呼呼響若春雷吼，陣陣兇如餓虎哮。

蟹鱉魚蝦朝上拜，飛禽走獸失窩巢。

五湖船戶皆遭難，四海人家命不牢。

溪內漁翁難把釣，河間棹子怎撐篙？

揭瓦翻磚房屋倒，驚天動地泰山搖。

這陣風，原來就是那棹船人弄的。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。眼看著那唐僧與豬八戒，連船兒湮在水裡，無影無形，不知攝了那方去也。

這岸上沙僧與行者心慌道：「怎麼好？老師父步步逢災，才脫了魔障，幸得這一路平安，又遇著黑水連遭。」沙僧道：「莫是翻了船？我們往下溜頭找尋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翻船，若翻船，八戒會水，他必然保師父，負水而出。我才見那個棹船的有些不正氣，想必就是這廝弄風，把師父拖下水去了。」沙僧聞言道：「哥哥何不早說？你看著馬與行李，等我下水找尋去來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水色不正，恐你不能去。」沙僧道：「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？去得，去得。」

好和尚，脫了褌衫，紮抹了手腳，掄著降妖寶杖，撲的一聲，分開水路，鑽入波中，大搭步行將進去。正走處，只聽得有人言語。沙僧閃在傍邊，偷睛觀看，那壁廂有一座亭臺，臺門外橫封了八個大字，乃是「衡陽峪黑水河神府」。又聽得那怪物坐在上面

道：「一向辛苦，今日方能得物。這和尚乃□世修行的好人，但得吃他一塊肉，便做長生不老人。我為他也等夠多時，今朝卻不負我志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快把鐵籠蒸出來，將這兩個和尚囫圇蒸熟，具東去請二舅爺來，與他暖壽。」沙僧聞言，按不住心頭火起，掣寶杖，將門亂打。口中罵道：「那潑物，快送我唐僧師父與八戒師兄出來！」謊得那門內妖邪急跑去報：「禍事了。」老怪問：「甚麼禍事？」小妖道：「外面有一個晦氣色臉的和尚，打著前門罵，要人哩！」

那怪聞言，即喚取披掛。小妖擡出披掛。老妖結束整齊，手提一根竹節鋼鞭，走出門來，真個是兇頑毒像。但見：

方面圓睛霞彩亮，捲唇巨口血盆紅。
幾根鐵線稀髯擺，兩鬢朱砂亂髮蓬。
形似顯靈真太歲，貌如發怒狠雷公。
身披鐵甲團花燦，頭戴金盔嵌寶濃。
竹節鋼鞭提手內，行時滾滾拽狂風。
生來本是波中物，嗆去原流變化兇。
要問妖邪真姓字，前身喚做小鼉龍。

那怪喝道：「是甚人在此打我門哩？」沙僧道：「我把你個無知的潑怪！你怎麼弄玄虛，變作梢公，架船將我師父攝來？快早送還，饒你性命。」那怪呵呵笑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死活。你師父是我拿了，如今要蒸熟了請人哩。你上來，與我見個雌雄。三合敵得我啊，還你師父；如三合敵不得，連你一發都蒸吃了，休想西天去也。」沙僧聞言大怒，掣寶杖，劈頭就打；那怪舉鋼鞭，急架相迎。兩個在水底下，這場好殺：

降妖杖與竹節鞭，二人怒發各爭先。一個是黑水河中千載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外舊時仙。那個因貪三藏肉中吃，這個為保唐僧命可憐。都來水底相爭鬥，各要功成兩不然。殺得蝦魚對搖搖頭躲，蟹螯雙雙縮首潛。只聽水府群妖齊擂鼓，門前眾怪亂爭喧。好個沙門真悟淨，單身獨力展威權。躍浪翻波無勝敗，鞭迎杖架兩牽連。算來只為唐和尚，欲求真經拜佛天。

他二人戰經三□回合，不見高低。沙僧暗想道：「這怪物是我的對手，枉自不能取勝，且引他出去，教師兄打他。」這沙僧虛丟了個架子，拖著寶杖就走。那妖精更不趕來，道：「你去罷，我不與你鬥了，我且具柬帖兒去請客哩。」

沙僧氣呼呼跳出水來，見了行者道：「哥哥，這怪物無禮。」行者問道：「你下去許多時才出來，端的是甚妖邪？可曾尋見師父？」沙僧道：「他這裡邊有一座亭臺，臺門外橫書八個大字，喚做『衡陽峪黑水河神府』。我閃在傍邊，聽他在裡面說話，教小的們刷洗鐵籠，待要把師父與八戒蒸熟了，去請他舅爺來暖壽。是我發起怒來，就去打門。那怪物提一條竹節鋼鞭走出來，與我鬥了這半日，約有三□合，不分勝負。我卻使個佯輸法，要引他出來，著你助陣。那怪物乖得緊，他不來趕我，只要回去具柬請客。我才上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知是個甚麼妖邪？」沙僧道：「那模樣象個大鱉；不然，便是個鼉龍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知那個是他舅爺？」

說不了，只見那下灣裡走出一個老人，遠遠的跪下，叫：「大聖，黑水河河神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，又來騙我麼？」那老人磕頭滴淚道：「大聖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這河內真神。那妖精舊年五月間，從西洋海趁大潮來於此處，就與小神交鬥。奈我年邁身衰，敵他不過，把我坐的那衡陽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奪去住了，又傷了我許多水族。我卻沒奈何，逕往海內告他。原來西海龍王是他的母舅，不准我的狀子，教我讓與他住。我欲啟奏上天，奈何神微職小，不能得見玉帝。今聞得大聖到此，特來參拜投生。萬望大聖與我出力報冤。」行者聞言道：「這等說，西海龍王都該有罪。他如今攝了我師父與師弟，揚言要蒸熟了，去請他舅爺暖壽。我正要拿他，幸得你來報信。這等，河神你陪著沙僧在此看守，等我去海中，先把那龍王捉來，教他擒此怪物。」河神道：「深感大聖大恩。」

行者即駕雲，逕至西洋大海。按筋斗，捻了避水訣，分開波浪。正然走處，撞見一個黑魚精捧著一個渾金的請書匣兒，從下流頭似箭如梭鑽將上來。被行者撲個滿面，掣鐵棒分頂一下，可憐就打得腦漿迸出，腮骨查開，嘴都的一聲，飄出水面。他卻揭開匣兒看處，裡邊有一張簡帖，上寫著：

愚甥鼉潔，頓首百拜，啟上二舅爺教老大人臺下：向承佳惠，感感。今因獲得二物，乃東土僧人，實為世間之罕物，甥不敢自用。因念舅爺聖誕在邇，特設菲筵，預祝千壽。萬望車駕速臨，是荷。」

行者笑道：「這廝都把供狀先遞與老孫也。」這才袖了帖子，往前再行。早有一個探海的夜叉望見行者，急抽身撞水晶宮：「報大王：齊天大聖孫爺爺來了。」

那龍王敖順，即領眾水族，出宮迎接道：「大聖，請入小宮少座，獻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我還不曾吃你的茶，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！」龍王道：「大聖一向皈依佛門，不動葷酒，卻幾時請我吃酒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便不曾去吃酒，只是惹下一個吃酒的罪名了。」敖順大驚道：「小龍為何有罪？」行者袖中取出簡帖兒，遞與龍王。

龍王見了，魂飛魄散，慌忙跪下，叩頭道：「大聖恕罪。那廝是舍妹第九個兒子。因妹夫錯行了風雨，刻減了兩數，被天曹降旨，著人曹官魏徵丞相夢裡斬了。舍妹無處安身，是小龍帶他到此，恩養成人。前年不幸舍妹疾故，惟他無方居住，我著他在黑水河養性修真，不期他作此惡孽。小龍即差人去擒他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令妹共有幾個賢郎？都在那裡作怪？」龍王道：「舍妹有九個兒子。那八個都是好的：第一個小黃龍，見居淮瀆；第二個小驪龍，見住濟瀆；第三個青背龍，占了江瀆；第四個赤鬚龍，鎮守河瀆；第五個徒勞龍，與佛祖司鐘；第六個穩獸龍，與神宮鎮脊；第七個敬仲龍，與玉帝守擎天華表；第八個蟹龍，在大家兄處砥據太岳。此乃第九個鼉龍，因年幼無甚執事，自舊年才著他居黑水河養性，待成名，別選調用。誰知他不遵吾旨，衝撞大聖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笑道：「你妹妹有幾個妹丈？」敖順道：「只嫁得一個妹丈，乃涇河龍王。向年以此被斬，舍妹孀居於此，前年疾故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一夫一妻，如何生此幾個雜種？」敖順道：「此正謂『龍生九種，九種各別。』」行者道：「我才心中煩惱，欲將簡帖為證，上奏天庭，問你個通同作怪，搶奪人口之罪。據你所言，是那廝不遵教誨，我且饒你這次：一則是看你昆玉分上；二來只該怪那廝年幼無知，你也不甚知情。你快差人擒來，救我師父，再作區處。」敖順即喚太子摩昂：「快點五百蝦魚壯兵，將小鼉捉來問罪。」一壁廂安排酒席，與大聖陪禮。行者道：「龍王再勿多心，既講開饒了你便罷，又何須辦酒？我今須與你令郎同去：一則老師父遭愆，二則我師弟盼望。」

那老龍苦留不住，又見龍女捧茶來獻。行者立飲他一盞香茶，別了老龍，隨與摩昂領兵，離了西海，早到黑水河中。行者道：「賢太子，好生捉怪，我上岸去也。」摩昂道：「大聖寬心，小龍子將他拿上來先見了大聖，懲治了他罪名，把師父送上來，才敢帶回海內，見我家父。」行者欣然相別，捏了避水訣，跳出波津，徑到了東邊崖上。沙僧與那河神迎著道：「師兄，你去時從空而去，怎麼回來卻自河內而回？」行者把那打死魚精，得簡帖，怪龍王，與太子同領兵來之事，備陳了一遍。沙僧□分歡喜，都立在岸邊，候接師父不題。

卻說那摩昂太子著介士先到他水府門前，報與妖怪道：「西海老龍王太子摩昂來也。」那怪正坐，忽聞摩昂來，心中疑惑道：「我差黑魚精投簡帖拜請二舅爺，這早晚不見回話，怎麼舅爺不來，卻是表兄來耶？」正說間，只見那巡河的小怪又來報：「大王，河內有一枝兵，屯於水府之西，旗號上書著『西海儲君摩昂小帥』。」妖怪道：「這表兄卻也狂妄。想是舅爺不得來，命他來赴宴。既是赴宴，如何又領兵勞士？咳！但恐其間有故。」教：「小的們，將我的披掛鋼鞭伺候，恐一時變暴。待我且出去迎他，看是何如。」眾妖領命，一個個擦掌摩拳準備。

這鼉龍出得門來，真個見一枝海兵筍營在右。只見：

征旗飄繡帶，畫戟列明霞。
寶劍凝光彩，長槍纓繞花。
弓彎如月小，箭插似狼牙。
大刀光燦燦，短棍硬沙沙。
鯨鯢並蛤蚌，蟹螯共魚蝦。
大小齊齊擺，干戈似密麻。
不是元戎令，誰敢亂爬？

鼉怪見了，逕至那營門前，厲聲高叫：「大表兄，小弟在此拱候，有請。」有一個巡營的螺螺，急至中軍帳：「報千歲殿下：外有鼉龍叫請哩。」太子按一按頂上金盔，束一束腰間寶帶，手提一根三稜簡，拽開步，跑出營去，道：「你來請我怎麼？」鼉龍進禮道：「小弟今早有簡帖拜請舅爺，想是舅爺見棄，著表兄來的。兄長既來赴席，如何又勞師動眾？不入水府，扎營在此，又貫甲提兵，何也？」太子道：「你請舅爺做甚？」妖怪道：「小弟一向蒙恩賜居於此，久別尊顏，未得孝順。昨日捉得一個東土僧人，我聞他是□世修行的元體，人吃了他，可以延壽，欲請舅爺看過，上鐵籠蒸熟，與舅爺暖壽哩。」太子喝道：「你這斯□分懵懂！你道僧人是誰？」妖怪道：「他是唐朝來的僧人，往西天取經的和尚。」太子道：「你只知他是唐僧，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。」妖怪道：「他有一個長嘴的和尚，喚做個豬八戒，我也把他捉住了，要與唐和尚一同蒸吃。還有一個徒弟，喚做沙和尚，乃是一條黑漢子，晦氣色臉，使一根寶杖，昨日在這門外與我討師父，被我帥出河兵，一頓鋼鞭，戰得他敗陣逃生，也不見怎的利害。」

太子道：「原來是你不知。他還有一個大徒弟，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上方太乙金仙齊天大聖。如今保護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經，是普陀巖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勸善，與他改名，喚做孫悟空行者。你怎麼沒得做，撞出這件禍來？他又在我海內遇著你的差人，奪了請帖，徑入水晶宮，拿捏我父子們有結連妖邪，搶奪人口之罪。你快把唐僧、八戒送上河邊，交還了孫大聖，憑著我與他陪禮，你還好得性命；若有半個『不』字，休想得全生居於此也。」那怪聞此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我與你嫡親的姑表，你倒反護他人。聽你所言，就教把唐僧送出。天地間那裡有這等容易事也？你便怕他，莫成我也怕他？他若有手段，敢來我水府門前與我交戰三合，我才與他師父；若敵不過我，就連他也拿來，一齊蒸熟，也沒甚麼親人，也不去請客，自家關了門，教小的們唱唱舞舞，我坐在上面，自在在在，吃他娘不是。」

太子見說，開口罵道：「這潑邪！果然無狀。且不要教孫大聖與你對敵，你敢與我相持麼？」那怪道：「要做好漢，怕甚麼相持？」教：「取披掛。」呼喚一聲，眾小妖跟隨左右，獻上披掛，捧上鋼鞭。他兩個變了臉，各逞英雄；傳號令，一齊擂鼓。這一場比與沙僧爭鬥，甚是不同。但見那：

旌旗照耀，戈戟搖光。這壁廂營盤解散，那壁廂門戶開張。摩昂太子提金簡，鼉怪掄鞭急架償。一聲炮響河兵烈，三棒鑼鳴海土狂。鯢與鯢爭，蟹與蟹鬥。鯨鯢吞赤鯉，鯁鮑起黃鱔。鯊鯨吃鱖此鯖魚走，牡蠣擒蜆蛤蚌慌。少揚刺硬如鐵棍，魚司針利似鋒芒。鱣鯢追白鱔，鱸鱸捉烏鰂。一河水怪爭高下，兩處龍兵定弱強。混戰多時波浪滾，摩昂太子賽金剛。喝聲金簡當頭重，拿住妖鼉作怪王。

這太子將三稜簡閃了一個破綻，那妖精不知是詐，鑽將進來，被他使個解數，把妖精右臂只一簡，打了個躡踵。趕上前，又一拍腳，跌倒在地。眾海兵一擁上前，揪翻住，將繩子背綁了雙手，將鐵索穿了琵琶骨，拿上岸來。押至孫行者面前道：「大聖，小龍子捉住妖鼉，請大聖定奪。」

行者與沙僧見了道：「你這斯不遵旨令。你舅爺原著你在此居住，教你養性存身，待你名成之日，別有遷用。你怎麼強占水神之宅，倚勢行兇，欺心誑上，弄玄虛，騙我師父、師弟？我待要打你這一棒，奈何老孫這棒子甚重，略打打兒就了了性命。你將我師父安在何處哩？」那怪叩頭不住道：「大聖，小鼉不知大聖大名。卻才逆了表兄，騎強背理，被表兄把我拿住。今見大聖，幸蒙大聖不殺之恩，感謝不盡。你師父還網在那水府之間，望大聖解了我的鐵索，放了我手，等我到河中送他出來。」摩昂在傍道：「大聖，這斯是個逆怪，他極奸詐，若放了他，恐生惡念。」沙和尚道：「我認得他那裡，等我尋師父去。」

他兩個跳入水中，逕至水府門前。那裡門扇大開，更無一個小卒。直入亭臺裡面，見唐僧、八戒赤條條都網在那裡。沙僧即忙解了師父，河神亦隨解了八戒，一家背著一個，出水面，逕至岸邊。豬八戒見那妖精鎖綁在側，急掣耙上前就築，口裡罵道：「潑邪畜！你如今不吃我了？」行者扯住道：「兄弟，且饒他死罪罷，看赦順賢父子之情。」摩昂進禮道：「大聖，小龍子不敢久停。既然救得你師父，我帶這斯去見家父；雖大聖饒了他死罪，家父決不饒他活罪，定有發落處置，仍回覆大聖謝罪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你領他去罷。多多拜上令尊，尚容面謝。」那太子押著那妖潑，投水中，帥領海兵，徑轉西洋大海不題。

卻說那黑水河神謝了行者道：「多蒙大聖復得水府之恩。」唐僧道：「徒弟啊，如今還在東岸，如何渡此河也？」河神道：「老爺勿慮，且請上馬，小神開路，引老爺過河。」那師父才騎了白馬，八戒採著韁繩，沙和尚挑了行李，孫行者扶持左右。只見河神作起阻水的法術，將上流擋住，須臾，下流撤乾，開出一條大路。師徒們行過西邊，謝了河神，登崖上路。這正是：

禪僧有救朝西域，徹底無波過黑河。

畢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